

征稿：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鑒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# 慢慢等一封信

陳子銘

互聯網時代，誰還有心情慢慢等一封信。

在機場候機，要一杯茶，看兩頁書，刷幾個視頻，你的慢慢有多慢。

平面化的世界，一瞬間的距離，解構了我們的生活。許多事情可以一蹴而就，你連囫圇吞棗都來不及，故事已經直奔下一個主題。

紙的時代的溫潤，是由時間細細熬成的。萬里傳書，挑燈夜讀，那些走過萬水千山的信，沾著電子郵件沒有的淚光，留著各種各樣的手指摩挲過的溫度，塵世的氣息、人間的煙火、深深淺淺的幸福、薄霧一樣的哀愁，瀰漫在紙裡。

信差來敲門的聲音多麼令人期待啊，你知道他們背上的郵囊曾經走過多遠？愉快的寒暄，疲倦的笑臉，那人放下信，討口水喝，又走向家。

信封打開前，你永遠不知道信裡說的是什麼，有時，不過是一張寄物清單，一件襯衫，兩雙拖鞋，南洋的咖啡的沖法。驚喜是必須有的，噩耗也會來，常報的是身體粗安。遠方的家人，知道「粗安」就是好消息，你的期待不能太高。

你一封一封打開那些發黃的南洋家信，你看到從前那個世界，眾生芸芸，熙熙攘攘，那麼多開心不開心的人擁擠，風一吹，飄蓬四起，逕自去做那瀛洲海客，直把客地過成家山的樣子。你聽到他們的聲音，帶著濃重的家鄉調調，好像從老式的留聲機上發出來的，又親切又溫暖。你聽他們說話時，日光明晃晃地照著，花明晃晃的開著，一切都像從前的樣子。那些從家書裡走出來的人，只有他們知道，無論走得多遠，其實他們不算孤單，凡間總有他們惦著的和被惦著的人。而他們所知道的那個世界，四海昇平，狼煙四起，和我們今天的並沒什麼兩樣。

你讀到每一封信其實都是別離，十年夫妻九年空，一生夫妻三年半，商人的世界，散發著淡淡的悲傷。一生夫妻，卻不能相濡以沫；白頭偕老，卻老死不相見。有一種婚姻原來是用來對望的。母親在悲欣交集處等兒子，等來一個，就要送走一個，因為客地的生理沒人照料。兒子心心唸唸有一天能承歡雙親膝下，但其實往往沒有這一天。哥哥和弟弟為生理爭執不休，可他們還是一生一世的兄弟。父親

在信裡教導兒子，溫言軟語，可他對於兒子，不過是掛在牆上的那張照片、如約而至的匯款單。兒子小時，父親不在家邊；兒子長大了，母親不在身邊。叔叔和侄子彼此牽掛，可他們從相知到相見，中間隔了整整半個世紀。那個別父母拋妻兒的人，一次次在信裡說著對不起，可是，如果還有別的選擇，他一定要這樣嗎？

花開時節相約在故國相逢，可是故國已經在戰火裡。戰爭是可怕的災難，許多相親相愛的人，熬不到戰爭結束的那天，家人們甚至看不到他們凌冬凋零的樣子。如果他們看到，一定更加悲傷。活著的人在信裡焦急地探聽消息，然後，風一樣消失，等待的人已經等到絕望，他們又出現了，只是物是人非，一切還會回到從前嗎？

你知道他們見一次面有多難，不是如今天我等，做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，打飛的去給女友過生日，坐高鐵去赴故舊酒席。不回家的理由很無語：母親，今年生理慘淡，待兒子好勢，立即回家。賢妻，年底銀根太緊，來年就回。有時，說著說著，再也沒有回信。那些沒回信的，也許一輩子再也回不來了。留下父親、母親、妻子在家鄉癡癡等著。幸運的，耐不住貧窮，躲了起來，柳暗花明的一天，突然又出現了。不幸的，扛不住疫病，就此撒手，一了百了。

你知道等人一輩子是什麼滋味嗎？年復一年，她已習慣了等待，如果她一開始就知道，等一個人有多難，她會一直等下去嗎？

你生命裡的每一個人，都不會是無緣無故出現的人，有人說，這是因果，知道這是因果，你就坦然了嗎？

可是，依然有那麼多的人在路上，不是出發，就是回家，無論朝那個方向回頭都是天涯。

許多人留在客地，一輩子留在那裡，連他們的孩子，孩子的孩子。更多的人留在故園，遙看、懷想。在信裡，我們一次次看到他們在討論回唐山，然後，一次次爽約。爽約的理由很多，從將發生的戰爭到剛失去的頭路。

他們那麼渴望成功，成功了就可以回家，許多人在等著他們。所以，在做孩子的時候，他們就對自己說，要努力。年

輕時，有力氣，失敗了有什麼，明天太陽照樣升起。做了大叔，沒有富貴的跡象，沒關係，命運還可以逆襲。時間已經過去了，幸運遲遲沒有降臨，身體不堪重負，任務依然在肩，看不到希望，卻不肯放棄，那時真到了落花流水的季節。

生而為凡人，他們要做的事情很多，背負家庭、父兄、妻兒，終其一生，忍受許多人所不能忍。有人人潦潦草草，你遠遠看著，無法挽其於哀傷；許多人風風光光，你也遠遠看著，因為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。

他們有遠方，但不一定是詩；有夢想，但腳踩硬地。他們夢想有衣錦還鄉的那一天，有的人夢想成真，有的人再也等不到那一天了。

他很努力，可是妻子悲傷地說，家裡窮得只剩櫥櫃了。

他要實現自己的人生，過程很艱辛，好不容易有點起色，曾經苦戀的妻子要離他而去，他又痛苦又傷心，以為那是人世間最大的不幸，可是，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他一樣的人啊！

他終於擁有想要的財富，可以好好侍奉母親了，可母親卻去了，他把母親的墳墓做得又高大又壯麗。

他覺得時光應當圓潤，情感一定濃烈，到時候，不過是蹉跎了人生、蒼老了少年。

看到了許多美好，美好的愛情，美好的親情，美好的婚姻，美好的友情……

你看到那對少年夫妻，在信裡唧唧我我，嘖嘖喳喳，像兩隻愛戀中的小鳥，沒完沒了地說情話。那是顏色發黃的1930年代啊，多麼像今天，他要她做天下最幸福的娘子。

你看見那對一輩子叔侄，只能等到老來相見，但故鄉龍眼干的甜味，早已經添滿了心懷，那是半個世紀等待的味道啊。

你看到那個生活在馬尼拉的大學生，夏季，他就要畢業了，滿心歡喜，和故鄉的妹妹說他的夢想，說他的愛人，生活那麼辛苦，可他沒覺得啊。

他的努力幾乎沒有聲音，他真是平凡到不能平凡，可是，他的辛苦，家人知道。

家書，好像是一個個的時間膠囊，被各種各樣的主人深埋在地裡，等到哪一天

重新出現，裡頭有過多少你所不知道的過去。

而我最想瞭解的是，那個每個月堅持往家裡寫信寄錢的人後來怎麼樣了。

他們生活在百十年前，但我們總能看到自己的痕跡，既便互聯網平面了這個世界，而我們已經習慣了飛來飛去，可是，我們總能看到在今天的職場裡他們、那個時候的我們。恩恩怨怨少不了，生活的煩惱多了去，他們是煙熏火燎的凡人啊。夜裡挑燈，我們看到他們在不太遙遠的過去談論房子、銀子、孩子，多麼像今天在為生活奔波的人。

有許多人成功了，那裡有無數勵志的故事，聽完他們的故事，你知道，那都是他們應得的。今天你我，有誰願意，花一輩子的時間，忍受別離的痛苦，去闖那樣的世界。

今天，你置身於眼花繚亂的空港，聽廣播一遍一遍地播報航班起飛和降落的時間，看到偌大的候機大廳，人流如織，你是否感到時光正在倒流，那些穿著百十年前的衣服的人，正在出發、回航，川流不息。他們寫過、讀過的信，像漫天飛雪，揚起在他們走過的漫漫長路。

如果放在今天，唐山和客地這兩個詞一定要上熱搜。唐山，那是他們出發的地方，也是他們的歸處。遠行是人生必須做的一件事，回唐山也是。一些年後，他們開枝散葉，前途似錦，客地，他們仍然這樣稱呼他們生活的地方。其實，他們在那裡幾乎呆了一輩子。

事業有成後，他們願意唐山把房子起得又大又漂亮，其實他們中的許多人一輩子都沒能住上幾夜。有一種念想，一定要靠結實的大宅和厚重的洋灰才能表達出來嗎。

家山飄渺，常在夢中，你以為在和詩人說話，其實他是商人。祖國在夢裡，祖國的雨水多嗎。在信裡，他們常常這樣問。

別以為他的世界全是瑣事，他的夢想全是浮雲，可是，他的一生要清淨時，你發現，他做了那麼多。

別以為他們不過在信裡寄上不過區區數元、數十元，但是，在那個時代，無數的家庭，就這樣靠他們活下來。家鄉的學校，常常他們建的，宗祠、家廟、道路、橋樑，有他們的份。戰爭來臨時，他們為國家武裝了一支支軍隊。他們是幾百萬人的那一群啊。

你也許只看到那麼多凡人的生，他們身上背著是一個家國。

你也許只看到那麼多家庭瑣碎，那裡頭全是鄉愁。

在他們的時代，要慢慢等一封信。在你我的時代，要慢慢弄明白，信裡信外，說了些什麼。

## 和一座村莊對飲

胡在動

在年歲已經很高的村莊旁  
一朵花，  
屹立在  
桐樹枝條上  
這種從  
江南出發，  
白底紅心的精靈  
吹破了  
黃河兩岸  
殘存的白雪

沒有預想中  
雞鳴狗吠  
不期而遇的幾滴雨  
打濕了村裡  
升起的幾股炊煙  
翠綠的柳枝  
在我身後  
輕輕晃了幾下

來時的路  
已被青草淹沒  
遠處，  
七十多歲的伯父  
把手裡的鋤頭，  
握成了一柱  
虔誠的信香。

多年以後  
誰來照料  
這些自斟自飲的村莊

## 天心靜園伴居士

蔡永懷

午後的平水廟顯得幾分靜謐，幾座古大厝依然飛簷翹脊。只見一圍牆的大門上書「靜園」兩字，大門內的米蘭樹足有兩米多高，庭院很大，種樹植花，高大的喬木枯木逢春，素馨花含香凝露，山茶花含苞欲放，紫色的玫瑰盛開怒放，當年的石臼也成擺設。園中的「輔佐樓」為兩層磚石結構，二樓大廳裡先輩的遺像立於正面，兩側的字幅是陳伯輔七十大壽時，泉鄉鄉賢送的詩文，由進士吳桂生撰，清末「拔貢」黃毓清書。長案桌上擺著香爐燭台，大廳是祭祀先祖的地方。書房裡珍藏著原國家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，寫給珍珍居士的毛筆字條幅，余餘峰送的「蘭竹圖」，教育世家牌匾。書櫃裡陳放著《弘一大師全集》，及有關大師的文史資料。角落裡，先輩從南洋帶來的大木箱佈滿灰塵，看來已久無人問津了。

陳珍珍1920年出生，祖父陳伯輔南渡新加坡，文才出眾，被譽為僑界的「一枝筆」，父親陳仲佐早年在東南亞一帶謀生，樓名就是用長輩的名字拼湊而成。珍珍中學時代就讀於培英女校、集美學校、昭味國專。培英女校為教會學堂，她很想《聖經》裡尋找人生的答案，但處於抗戰期間，過著流亡的生活，迷茫的世界，殘酷的現實，可是讀遍《新舊約全書》，感覺越讀越糊塗，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有一次在承天寺聽弘一大師講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，大師的演講打開了她的心扉，在永春蓬山普濟寺拜謁大師，聽過講經後她說：「真使我如渡迷津而登覺岸，解決了我迷惘已久的宇宙人生問題。也許是宿世與弘公結下勝緣，此後我便棄耶皈佛，從而決定了我一生的前途和命運。」據《晉江市志·宗教志》載：「有些知識界女青年，受佛化運動影響，皈依佛教，成為女界中新一代的佛教居士。如陳珍珍居士，出生書香門第……」

畢業後在培英女校工作，看到社會上無數貧困孩子，沒有機會上學，非常痛心，便放棄教會優厚的待遇，到開元慈兒院任教，慈兒院收留孤寡及流浪兒童，對他們進行思想、文化教育，培養成社會有用的人才。

## 冬之靜思

陳梓巖

冬風，曾目睹桂花開落，紛揚如雪，又聆聽秋雨與大地的低語，宛如兵戈交響。它走過千里萬里，終於抵達這座城，帶著無盡的故事與歲月的痕跡。

漫步於城市之中，我忽然意識到：無論這條路我走過多少遍，這座城市我看過多少回，我永遠無法走完冬天所行之路，看盡冬天所見之景。冬是永恆的，春有其暮，油菜花敗時便懊喪；夏有其苦，荷葉蟾曲時便自卑；秋的末日是一場理智與耐心的消磨，殘荏滿地，新種匆匆，一場舞會結束即是另一場舞會的開始。

而冬只是靜靜地看著這一切。她將舞台讓給那些爭奇鬥艷的季節，自己則退居幕後。她默默旁觀，待那些熱鬧散去後，才悄

然登場，救場於無形之間。

在這座城市中，唯有冬日，你才能領略綠意的深沉。枝樞與陽光達成了微妙的默契，每一片葉子都恰到好處地延展著。相比地面的喧聒，它們顯得更加從容不迫。它們從不因冬的到來而慌亂，早在到來之前，它們就已無數次練習過這一幕幕的延展，這是它們為生存付出的時光與辛勞。

「黃鐘應律好風催，陰伏陽升淑氣回。」朱幽棲在《卜算子·詠梅》中曾這樣吟唱。北風驅散了秋的肅殺，大地的陰影被遺留在身後。夏日裡躲藏於此的動物們，在冬日的暖陽下舒展身軀，陷入寧靜的沉眠。冬守護著它們的美夢，不讓酷暑的狂熱打擾這份安寧。

冬的守護是如此不起眼。在這座不下雪的城市，任何漫步於此的人都難以吟出「風雪夜歸人」的詩句。但若你是一個細心的人，定能察覺冬步入視野的層層鋪墊。清

晨時分，早餐攤點的霧氣迷濛交織，店家與老主顧談笑風生；或是坐在咖啡館前，手捧一杯熱飲，溫暖你的手和心。

這就是冬的暖，冬的滿足。冬平淡，索求不多。與她千里迢迢的辛勞相比，我們這些平凡之人更易獲得滿足。夏日裡一杯冷飲下肚，傷胃之餘更感空虛；冬季時淺嘗熱飲一杯，方能感受到冬的細膩維護與滿足。

當然，冬只為那些有準備、有耐心、有精力的人而來。

倘若只是望著窗戶上的霧花，不願邁出家門，那恐怕也難領略冬的溫和柔順。我想起清晨時窗外景色帶來的那一瞬悸動，那是冬給予我的昭示：只有用心感受冬的人，才會得到冬的眷顧；只有勤於編織冬的人，才能見到冬的新姿。

恰逢無名樹一棵，上有無名鳥，婉轉啼鳴，卻無淒絕之意，想來它亦懂得冬的真諦。於是寫下此文，聊表對冬的敬意。



文藝副刊

海韻